

2016年5月下旬的一天,作家马尚龙给我来电话,说是有一位活着的“小老大”想见我。老人原是上海市政府参事室的离休干部,年已近百,

铭记一生的拥抱

梁波罗

“您是真英雄”之类答词时,他突然趋向我,用左臂紧紧将我环拥。这出人意料的见面仪式着实惊到了我,没想到百岁老人居然有如此强劲的臂力!他紧紧

影片《51号兵站》自1961年问世以来,主人公梁洪用以掩饰身份的“小老大”(帮会关门弟子的特定称谓)不胫而走。以后若千年里,不少从事过地下斗争的同志统称自己是某地区的“小老大”,其实未必与帮会有何干系。

几天后,一个春雨霏霏的早晨,我们在徐汇区一个平凡的小区里,拜见了这个不平凡的独臂英豪。进门后,他看着我跷起了大拇指,连声说:“梁波罗同志,你演得好,很真实,‘小老大’在我心里!”

从淮海路到十六铺码头

梁永安

初夏的微风中,从淮海路陕西南路,不知不觉走到了外滩十六铺码头。

靠近陕西南路还有不少老弄堂,尽管是阴天,弄堂的过道上还是挂出了老老少少的衣服。上海人见缝插针的精细填满了生活,在逼仄的空间里过得有滋有味。弄堂口有卖福利彩票的站点,鱼钩一样悬挂着幸福的想象。

走着走着,忽然看到“团中央机关旧址”的大牌子,上海现代史的红色踪迹豁然显现。整个上海的“红色革命纪念地”有1000余处,不知有没有人全都看过?最著名的当然是黄陂南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游人不断。两个中年女游客举起右拳,似乎在宣誓“不忘初心”。

一大会址在新天地,据说30%用的是老街坊的砖石。据有关部门2020年底的统计,上海居住着大约46万外国人,其中没来过新天地的恐怕不多。酒吧、咖啡馆、画廊、时装店、艺术工坊、主题餐馆、影院……五颜六色,洋风浓浓。两个女生一身亮色从一大会址走过,时空顿时变得若即若离。

越过西藏南路,进入豫园老城厢。往日熙熙攘攘的大境路寂然无声,仔细看,原来这一大片旧街区已经被征购,要进行整体改造。时间在这里打了个结,结束了百年老街的历史。站在一个墙外的水槽边看了又看,曾经有几代人在这个水龙头旁操持着油盐柴米,那些苦辣甜酸,那些嫁娶和生死,都将消失无形。渐渐走近十六铺码头的老街道,这里也动迁了,没有居民的街道上,走着外地来的游客。终于来到十六铺码头,浦东的高楼冲天耸立,犹如另一个世界。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东方明珠电视塔竹笋似地从她脚下钻出来,越长越高,变成新上海的象征。上海没有山,一切建筑都失去了自然的衡量,人的野心永远天天向上。再过几十年,这将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超出所有当代人的想象。



红旗飘扬绮云阁 (纸本水墨) 李言

霜斗雪”,硬是凭着毅力花了几年工夫写成的,他当场送给我一本,我也还赠了新作《艺海波澜》。

话匣子一经打开,如滔滔江水奔腾不息,他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今天,特别想念离开我们的同志!”而且,特别强调“今天”!

他女儿见父亲说得倦了,安排他小歇一会,同时招呼客人品尝她准备的茶点。她告诉我说:“爸爸为了这次会见,足足准备了三天,还反复练习;今天上午跟您说的话,比他一个星期跟我们讲的话还要多!见到您他显然极度兴奋,回忆起当年峥嵘岁月的战斗经历了!”她继而悄声道:“今年是爸爸百岁,我们要为他庆生。问他还有什么心愿没有了却啊?他想了想说希望见见‘小老大’,虽然这事有些为难,做子女的总要满足老人家的心愿啊,所以才惊动了您,谢谢您专程来看望他……”“应该的、应该的。”我喃喃地说。其实,此刻我已语塞,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面对着这样一位党龄与我年龄相当、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老特工来说,我真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演员。60年前演过的一

个地下工作者,不想竟然会在这个特殊观众的心中烙下如此深刻的印痕!让我感动,令人振奋,惊叹红色经典的力量。

红色经典人物,不仅影响着观众;其实,何尝不也在不断叩问着演员本身?我创造了角色、诠释了人物,“小老大”却不断反哺、教育着我。今年恰逢此片公映60周年,我觉得“小老大”从来没有离我远去,虽然我已白发苍苍,梁洪却依然英气逼人!这就是电影的神奇之处!

不知是老人家有意安排还是巧合,那天其实是个极不平凡的日子。67年前的1949年5月27日,正是解放上海的日子,为了迎接这天的到来,多少个刘燕如坚持战斗在隐蔽战线上,配合着解放军在主场对敌人以摧枯拉朽之势的正面交锋,才赢得了全面的胜利。而刘老正是这段光辉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告别时,我还他一个深情而热烈的拥抱,表达了后生晚辈对革命前辈的致敬之情。

从那日起,一位独臂百岁老人,一个带着传奇色彩的抗战老兵,载入了“小老大”的谱系里,同时也驻进了我的心中。

我走进江南水乡的小院的时候,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院墙角上长一棵桂花树,从我进入院子开始,覆盖了我的嗅觉,继而掠夺到了我的视野,细小的花瓣挂满了树枝。我在这座小院住了10天时间,桂花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主要色彩和味道。

院子是个仿古的四合院,白墙黑瓦,檐廊迂回,花香伴着鸟鸣,很难想象把繁华热闹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与安宁静寂的小院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位于崇明区绿华镇的农村题材写作基地。茶余饭后,我常常和同来的文友,在院子里闻着淡淡花香散步、聊天,话题随着花香,不知不觉,桂花树的影子在白色的墙上移来移去。

徐大隆就是上海作家协会负责接待我们的老编辑,他原来在《上海文学》做编辑,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是依然还在为作家协会的事情忙碌。闲暇之余,我经常和大隆兄走出院子,到附近散步。在我们居住的院子的对面住着一户人家。此人姓宋,今年60多岁早年间从上海搬到此地居住,看到我们走来,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们家作客,参观他们的橘园,品尝他家的橘子。院子里不但种上了橘子、无花果,还种了各种各样的花木,比如桂花。说到桂花大隆兄讲了一段他与桂花的故事,当年单位给他分了一套房子,尽管仅仅只有17平方米。那是一座三层小楼,有一个一平方米的天井,天井尽管小,也是楼里居民休闲、聊天的好地方,大隆兄便在天井的一角挖了一个坑栽上了一棵桂花树。随着岁月的更迭,桂花树生根发芽,渐渐长大,每年到秋天桂花香气四溢覆盖了整个弄堂,邻居们在花香里品茶、聊天儿,人闲桂花落,从春天发芽、夏天绿荫匝地,到秋天花落,每一个细节和过程都成了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年,楼上的一家邻居装修,装修工不小心将装满涂料的桶打翻,白色的涂料,从楼上的窗口斜喷而下,不偏不倚,把楼下的桂花树粉刷了一遍。这个意外给生长多年的桂花树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不久,桂花树先是叶子枯黄,继而落叶干枯……

最初,这棵桂花树的干枯,并没有引起这个小院多少人的注意,到了次年的人们会合去了。

今年5月27日,我们在纪念上海解放72周年的日子里,也默默纪念着这位抗日革命先驱,他离开我们整整四年了。我与他是半日之交,然记忆深刻,尤其是那个拥抱,虽一瞬却永恒,让人铭记一生。

今年5月27日,我们在纪念上海解放72周年的日子里,也默默纪念着这位抗日革命先驱,他离开我们整整四年了。我与他是半日之交,然记忆深刻,尤其是那个拥抱,虽一瞬却永恒,让人铭记一生。

秋天,小院的居民才感觉到院子里少了桂花香,没了桂花香,整个小院像去失了一个季节,一样的秋天去哪儿了?

后来,徐大隆搬离小院居住,但是心里还是一再惦记着桂花树的事。

我们在老宋家院子聊天时得知老宋家有栽培了多年的桂花树苗,苗大龙兄本来多笑容的脸上绽开了一朵一朵的桂花一样的笑容。于是商量购买,憨厚朴实的老宋却说你们返程时送你一棵就是,说什么买呢。

犹忆江南桂花时

武夫安

临近返程的头一天下午,老宋就把桂花树根连同裹着的一大坨泥土很认真地挖了出来,然后用草绳把桂花树的根部的泥土,花式捆绑起来,生怕根部的泥土会松散开来,其实树和人一样,故土难离。民谚说,人挪活,树挪死。其实一棵树的恋土的情节比一个人对故土的依恋更要强烈得多。一个人换了环境生存,天时地利人和的话,发展前景,有可能更好。

告别老宋,大龙兄将买树的钱交给了老宋,老宋却一再推托。回到城里,徐大隆当天就和几个文友闰平,朱劲南等一起,把这棵树栽到了院子里。关于桂花树的话题又开始在院子里飘香。

桂花和诗是永远分不开的话题,徐大隆是个把桂花和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早在2012年中国作家协会部署各省市自治区作家协会之间相互结对子帮扶活动,上海作家协会和新疆作家协会就结上了对子,新疆作家协会就成了上海作家协会对口帮扶的对象,截至2020年,上海作家协会先后为新疆作家成功举办了9期作家培训班,来自新疆的各族各民族作家在上海参加了“新疆作家创意写作培训班”。年年桂花开,年年新疆作家来。一批批新疆作家在成长,有的在文坛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唯一不变的是作家培训班的辅导员是徐大隆,徐大隆人虽然退休了,可是岗位没有退休。作家学员年年是新局面,接着新局面变成了新局面,这些年培养的作家遍布天山南北,像上海小院里的桂花年年飘香在天山南北广袤的绿洲之上。

上海作家协会文化润疆的努力已经在新疆大地上挥毫泼墨近10年了,徐大隆就是磨墨的人之一。

过吴王堤

(外一首) 秦史秩

空濛晴色总疑春,花落风归拂旧尘。已是精魂逾百代,空留形状几多身。吴王堤直苍梧折,越国草青蜀鸟新。图霸如深绿是浅,门悬楼迥诉何人。

三山岛北山赋得

楝树如云落碧波,辞春需得摘藤萝。潮平胥母危峰直,日丽余鱼访客多。沧海曾留精卫石,蓬莱此刻叶婆娑。乘闲一日听鸣鸟,载酒去来竟渡河。注:胥母山,又称莫釐山,即今江苏吴中洞庭东山也。昔《方輿纪要》莫釐山“谓子胥尝迎母居此”,故名。注:传阖闾有女名胜玉,竟为未食全鱼而自缢。今山前庙书其护国保民,云云。

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十分重视隐蔽战线的作用,即使在根基相对薄弱的金融领域,也积极地组织、从事革命活动,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的对敌斗争,书写了一则则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英雄战史。——编者

真是雪中送炭啊!1937年乍暖还寒时节,长期遭到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又刚刚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消耗的中央红军,物资匮乏,经费奇缺,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来花。紧要关头,一笔凝结着国际工人阶级深情厚谊的巨额美钞,从法国秘密地运到了上海,这是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而募集的。

谁来上海取这笔巨额捐款?党中央想到了天生有着经济头脑、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

十里洋场上海滩,对于毛泽民来说并不陌生。1925年冬和1931年初,毛泽民曾两度来到申城,出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担负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筹建秘密印刷厂。此番重回黄浦滩头,毛泽民的头衔已变为

奈之下,只好采取“暗度陈仓”的地下运送方式了。

1937年元宵节刚过,毛泽民率领中华苏维埃政府负责经贸工作的几员精兵强将从延安出发,风尘苦旅到达上海,为了遮人耳目,夫人钱希钧也一起随行。

初抵申城,在上海地下党的协助下,他们对外开设了一家纸行,专营批发

业务,毛泽民化名周彬充当“老板”,钱希钧自然就成了“老板娘”,夫妻俩还在愚园路永昌里租了一座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作“公馆”。一切安排就绪,毛泽民约见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从他手中接过了那笔巨额捐款,隐藏在永昌里“公馆”内。为了款项的绝对安全无虞,毛泽民再三叮嘱,莅沪同志之间必须单线联系,无特殊情况不得随意出入“公馆”。

如何将美元兑换成法币?毛泽民煞费苦心,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大行“蚂蚁搬家”之道。白天,他西装革履装扮成“大款”模

样,前往各家银行或交易所兑换钞票,因怕露出破绽,每次兑换的金额还不能太多,因此他一天进进出出要跑好几趟。由于小额兑付进展较慢,毛泽民再生一计,干脆将钱买成公债,翌日抛出兑成现钞。隔段时间,他又将钱藏入夹层皮箱里,遣人分批送往西安红军联络处,临行前,毛泽民用暗语向西安发去电报,联络处便派小车站到站台来接应,免除了出站时繁复盘查。

神不知鬼不觉,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运作,巨额捐款终于从国党的眼皮底下悉数运出。“八一三”之战打响,陆续送别几位伙伴,毛泽民最后撤离。那天,上海火车站逃难人群簇拥成团,满目狼藉,车门堵了个水泄不通。毛泽民急中生智,佯称自己是新闻记者赶着去采访,一片混乱之中,从窗口爬上了缓缓驶动的列车,日夜兼程赶赴延安……

十日谈

银柜背后的较量 责编:龚建星

明日请看《红色兄弟战斗在金融心脏》。

